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编译)

DEZHONGDUANPIANXIAOSHUOJ

都德中短篇小说集

(法) 都德 著 解毅 编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编译本)

ZHONGDUANPIANXIAOSHUOJI

都德中短篇小说集

(法)都德 著 解毅 编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德中短篇小说集 /（法）都德（Daudet,A.）著；解毅编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编译本）
ISBN 978-7-5676-0008-9
I. ①都… II. ①都… ②解…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0326号

都德中短篇小说集

（法）都德 著；解毅 编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4
字 数：235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008-9
定 价：22.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最后一课.....	1
围攻柏林.....	6
一局台球.....	12
小间谍.....	17
公社的阿尔及利亚步兵.....	24
勒薛兹神父公墓之战.....	28
小馅饼.....	31
圣诞故事.....	35
教皇之死.....	46
红山鹑的感愤.....	50
伯凯尔的驿车.....	54
科尔尼耶老板的秘密.....	57
散文诗.....	62
金脑人的传说.....	67
两家客栈.....	70
诗人米斯特拉尔.....	74
母亲.....	80
倒霉的佐科夫兵.....	85
守卫达拉斯贡.....	89

巴黎的农民.....	99
记事员.....	102
亚瑟.....	106
最后一本书.....	110
三次警告.....	113
法兰西仙女.....	116
三十万法郎.....	119
渡船.....	122
沙漠旅行队驿站.....	126
前哨见闻.....	129
我的军帽.....	141
老两口.....	144
房屋出售.....	150
美食风景.....	154
海边收获.....	158
镜子.....	162
日本悲剧.....	165
安家.....	177
赛甘先生的山羊.....	180
繁星.....	185
阿尔勒姑娘.....	189
居雷昂的神甫.....	193
戈歇神甫的药酒.....	198
在卡玛尔格.....	205
旗手.....	213
怀念兵营.....	218

最后一课

这天早晨我去上学，去得很晚，还没来得及到学校，心里却很害怕阿迈尔先生骂我，更何况他说要考问我们分词，但我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我突然想到逃学算了，野外去玩玩何不好。

天气竟然是那么暖和，多么晴朗的好天气啊！

一路上可以听见乌鸦在林子边鸣叫，锯木厂后边的草地上，一群普鲁士士兵正在操练。这些景象，可比分词规则有趣多了，但是我还能管得住自己，提脚迅速向学校的方向跑去。

走过镇公所的时候，我看见许多人聚集在布告牌前面。这两年来，我们所有的坏消息几乎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打了败仗啦，军事征用啦，司令部公布的各种命令啦。我虽然没有停下来，可是心里却不禁想：

“又出什么事情了？”

铁匠瓦赫特和他的学徒也挤在那里看着布告，当看见我从广场上跑过时，就朝着我大声嚷道：

“小家伙，不用那么快呀；今天去学校再晚，也不会迟到的！”

我一听就知道他在拿我开玩笑，于是上气不接下气地匆忙赶到阿迈尔先生的小院子里。

平日里，学校开始上课时，总会有一阵喧闹，有时甚至在街上也能听见。课桌有的打开着，有的关上了，怕吵大家就捂着耳朵大声地背书啦，还有就是老师拿着大铁戒尺在桌子上紧敲着：

“安静一点，安静一点……”

我本打算就趁着那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自己的座位上，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偏偏这一天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如同是星期日的早晨一般。从开着的窗子望进去，只见同学们都整整齐齐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平

日里严肃的阿迈尔先生呢，腋下挟着那把可怕的大戒尺，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我只能无奈地推开教室门，在众目睽睽下走过静悄悄的教室，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我的脸有多红，心里有多害怕！

但是很奇怪，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事儿。阿迈尔先生看见我，并没有想象中的生气，却是口气挺温和地对我说道：

“快点坐好，小弗朗士，你要是再不来的话，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了。”

我从凳子上跨过，立刻在自己的课桌前坐下。等到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我才注意到，阿迈尔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蛮帅气的绿色长礼服，还打着绉边的领结，头上也戴着那顶绣花的无边小黑丝帽。这一套衣帽，他只有在督学来视察及学校发奖的日子才穿戴出来。此外，我发觉整个教室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庄严气氛。最令我吃惊的是，后面几排向来空着的长凳上坐着一些镇上的人们，他们和我们一样肃静。这中间有戴着三角帽的老奥赛，有以前的镇长，有从前的邮递员，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们看上去一个个都面带愁容，而且老奥赛居然还带着本页边破损的旧识字课本，他将书打开，平放在膝头上，书上还横放着他那副大大的眼镜。

正当我对这一切感到无比诧异时，阿迈尔先生就登上了讲台，像刚才和我说话一样，他用柔和却又不失严肃的嗓音对我们说：

“亲爱的孩子们，这将会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因为柏林刚来了命令，从今往后阿尔萨斯及其洛林的学校一律只准许教授德语……新老师明天就会到这里了。今天将会是你们所上的最后一堂法语课了。我真心地希望你们都能认认真真听讲。”

这短短的几句话把我彻底震惊了。啊！那些坏家伙！原来张贴在镇政府门前的居然是这个坏消息！

这是我最后一堂法语课啊！……

但是我却连字都不会写！这么说来，也就是我以后再也不能够学习法语了！我的法语也就到此为止了！……现在想来，我是如此后悔从前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愧疚曾经逃课去掏鸟窝，去萨尔河上溜冰！我的那些课本——语法书啦，圣教史啦，就在刚刚还是那么的令人厌恶，背在身上是如此地沉重，但是此刻它们却像我的老朋友一样，让我觉得难舍难分。

还有我们亲爱的阿迈尔先生，一想到他将要离去，以后再也不能见到他了，我就顿时忘记了过去所受的所有处罚和手上所挨的戒尺。

多可怜的人啊！

原来，他是为了给我们上这最后一堂法语课，才穿上了这套漂亮的盛装。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镇上许多老人们此刻都静静地坐在教室的后面。他们这样做得原因，似乎是在后悔过去没有能够经常到学校里来上课；却也好像是在向这位为我们努力工作了整整四十个春秋的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在向离去的祖国表示自己的敬意……

我就在这样的课堂上胡思乱想着，忽然听见老师在叫我的名字。该轮到我不背书了。但是假如我能从头至尾把这条大家都熟知的分词规则非常响亮清楚、不出一点点差错地背诵出来，真的，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可糟糕的是，头几句我就搞乱了。站在凳子前，我的身体开始左右摇晃，心里极度难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却只听见阿迈尔先生如此对我说：

“我不会责怪你的，小弗朗士，你受到的处罚已经够多了……事情就是如此的。我们大家每天都在对自己说：‘算了吧，我的时间多的是。明天再学也行。’现在你们看看所发生的事情……啊！对于我们阿尔萨斯来说，最大的不幸就是总把对孩子的教育拖延到明天。所以现在那些傲慢的人有权利对我们说：‘怎么？你们声称自己是法国人？可是你们却连自己国家的语言都不会说、都不会写！’可怜的小弗朗士啊，在这所有的一切中，过失最大的却还不是你，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很多该责备自己的地方。

“你们的父母大多数并不关心你们的教育。他们宁可选择把你们送到纱厂和地里干活，这样还可以帮他们挣几个钱。而至于我，难道就沒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吗？我不是也经常让你们丢掉学习，帮我在花园里浇灌花草树木吗？当我想要去钓鲈鱼的时候，难道我不是也毫不犹豫地给你们放假吗？……”

就这样，阿迈尔先生由一件事谈到另一件事，接着又开始对我们谈论法语。他说法语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语言，最清晰、最严谨，我们应该要好好掌握它，永远不要忘记它。这是因为，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的时候，只要牢牢掌握好自己的语言，就等于掌握了打开自己牢房的钥匙……接着，他拿起一本语法书，开始为大家朗诵课文。可使

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理解的是那么的透彻，他讲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很容易、很简单。我不禁寻思，我感觉我从来没有如此专心地听过课，而他似乎也从未如此耐心地讲解过。简直可以这样说，这可怜的人似乎是想在他离开前，把他所知的学问都教授给我们，一股脑地灌进我们的脑子里。

语法课刚一结束，我们就开始上习字课。今天，阿迈尔先生特别给我们每人都准备了许多新字帖卡，卡上用漂亮的圆体字写着“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这些字帖卡被阿迈尔先生整齐地挂于课桌的横杆上面，如同一面面迎风招展的小国旗，在教室的每个角落里到处飘扬。每个人都是如此地全神贯注，教室里安静的可怕！除去笔尖在纸上摩擦所发出来的沙沙声，几乎其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间或，会有几只金龟子从窗外飞进来；可是已经没有人再去注意它们了，甚至在我们中连年龄最小的学生也不例外，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练习写“直杠”，那么的认真，那么的自觉，就好似这些笔画也都成为了法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教室的屋顶上，一大群鸽子正在低声咕咕地叫，我一边听一边想：

“他们应该不至于逼迫这群鸽子用德语来歌唱吧？”

我时不时地从书本中抬起双眼，只看见阿迈尔先生丝毫不动地坐在讲台后面，注视着周围一切东西，似乎是要把学校这幢小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塞进自己的眼睛里一并带走似的……

请您试想一下，这四十年來，他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在面前的是他的院子，还有一直一成不变的教室。只有教师里的凳子和课桌因为使用得太长太久，被磨得越发光亮了；院子里的胡桃树已经长高了，他亲手种下的啤酒花如今也已经爬满了窗户，不知不觉中已爬上了屋顶。这个可怜的人就要跟眼前所有的一切说再见了，听着他妹妹在楼上房间里来来回回走动、整理行李的声音，他是多么的伤心多么难过啊！因为明天他们将要动身，永远地离开这个地方了！

可是他最终还是很有勇气地给我们上完了课。写字课结束以后，我们又上了一堂历史课；后来接着，年龄最小的孩子们开始一起唱着念“ba, be, bi, bo, bu”。就连教室后面的老奥赛也戴上了他的眼镜，双手捧着破旧的识字课本，同那些小孩子们一起诵读。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是十分专心的；他的嗓音可能是因为激动的缘故显得有些颤抖，听起

来让人觉得是那么怪异，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既想笑又想哭。啊！我将永远地记住这最后一课……

忽然，教堂里的钟声敲响了十二下，紧接着祈祷的钟声也响了起来。此时此刻，普鲁士士兵出操归来的军号声也一同在我们的窗外猛然吹响……阿迈尔先生从讲台后的凳子上站了起来，一瞬间脸色惨白。在我看来，他似乎从来没有显得如此高大过。

“我的朋友们，”他激动地说道，“我亲爱的朋友们，我……我……”

但是，他的喉咙好似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没能继续把未说完的话说完。

这时，他突然转身朝向黑板，顺手拿起一支粉笔，用尽全身的力气，尽可能大地写下了几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随后，他斜着身子站立在那里，头靠着墙，静静地一言不发，最后只是向我们做了个手势：

“下课了……你们都可以走了。”

围攻柏林

我和V医生一起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向上坡道走去。一路上我们向那些已被炮弹轰炸得千疮百孔的墙壁和被霰弹扫得坑坑洼洼的人行道走去，探索巴黎在被围困时期那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历史。

就在我们即将要到达星形广场时，医生突然停下了脚步，指着前面那些簇拥在凯旋门周围街角上的、显得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中的一幢对我说：

“您看到有一个阳台上四扇窗户都关着吗？在去年八月的月初——就是那个令人可怕的八月，当时到处动荡不安、多灾多难，我则被请到那里去医治一个突然中风的病人。病人是一个叫儒弗的上校，他曾经是第一帝国的一名胸甲骑兵，同时也是一个把荣誉和爱国精神视得比生命还重的老顽固。战争刚开始，他就搬到了香榭丽舍大街，还找了一套带有阳台的公寓住了下来……您猜猜这是为什么呢？他是为了要从阳台上亲眼目睹法国军队凯旋的盛况……唉！可怜的老人呀！当维桑堡惨败的消息传过来时，他才刚吃过饭离开餐桌。就在他看到战败公报上面拿破仑的名字时，如同是遭了雷击般的突然倒了下去。

“当我看到这位老兵时，他就直直地躺在房间的地毯上，满脸都是鲜血，一动也不动，好似头上被挨了一棒。我想他站立起来的时候一定很高大；因为就是光躺在地，他也显得很魁梧。他相貌英俊潇洒，一口牙齿整齐洁白，满头白发微微卷曲着，八十岁左右的年纪，看上去让人觉得似乎只有六十多岁……他孙女跪在他的身边，已经泣不成声。一眼看去她和他爷爷长得很像。他们两人如果站在一起，您一定会说他们就像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两枚精致的希腊钱币，只是一枚年代比较久远些，色彩较为暗淡些，表面稍微有些磨损；而另一枚则是光彩夺目，纯净清晰，完完全全保持着刚从模子里冲出来时的光泽和平滑质感。

“那孩子的悲恸触动了我。她父辈和祖辈都是军人出身，父亲就在麦克马洪的参谋部任职。躺在她身侧的这位身材魁梧的老人，可能让她

想到了另一幅可怕的画面。我尽力去安慰她，但是说实话，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老人患的是比较典型的偏瘫症，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得了这种病是很难以治愈的。实际上，就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老人一直都处在昏迷状态中，一动不动地……

“就在这个时候，有关于雷舍芬的战事消息传到了巴黎。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那有多么离奇。一直到晚上，几乎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了打了胜仗，两万普鲁士士兵都被歼灭，王储被俘虏……我不清楚这举国欢腾的回声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怎么通过磁波电流，传到瘫痪病人的病榻、传到这位可怜的老人耳朵里的；可是不管怎么说，当那天晚上，我来到他床头时，却发现他与前日完全不同了。眼睛里闪烁着明亮的光芒，舌头也不再那么僵硬了。他甚至有力气朝着我微笑，并且结结巴巴地对我说了两遍：

‘胜——利——了！’

‘对呀，上校，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

“我把麦克马洪取得的光辉胜利详细地讲给了他听，慢慢地，就看见他的眉头舒展开来，苍白的脸上也放出了光芒……

“当我从房间走出来时，那姑娘正站在门外等着我，她的脸看着如此苍白，并且不断抽泣着。

“可是他得救了！我握着她的手说道。

“可怜的姑娘几乎没有一丝勇气来回答我。人们刚得到雷舍芬的真实战事：麦克马洪战场上落荒而逃，法国军队则是一败涂地……我俩面面相觑，沮丧无比。一想到她的父亲，她就悲痛欲绝。而我则是想到了这个老人，内心感到无比担忧。他一定经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可是，又能怎么办呢？……现在可以做的只能是让他留住他的快乐，就是那些能让他重新活过来的幻觉！……可是这就意味着要对他有所欺骗……

‘好吧，就让我来对他撒这个谎！’勇敢的姑娘立马擦干眼泪，认真地对我说。

紧接着，她神采奕奕地走进了爷爷的房间里。

“她肩上所承担的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刚开始的几天里她还能应付过去。那时候老人的脑子糊涂，就像孩子一样十分容易哄骗。可是随着身体的慢慢康复，他的思维也越来越正常。女孩必须要将双方军队的调动情况告诉他，为他制造一些战时报道。这位漂亮的姑娘真是令人钦佩不已，她日日夜夜伏身在德国地图前，用小旗子在上面插地满满的，竭尽全力编造一次次胜利的战役：一会儿巴赞在向柏林进军，一

会儿弗罗萨尔在向巴伐利亚挺进，一会儿麦克马洪已经打到了波罗的海。她所有的‘报道’都询问过我的意见，而我也尽可能地帮助了她。但是，在这个虚构进军的进程中，给我们帮助最大的，却还是她爷爷自己。在第一帝国期间他佩戴多次征战过德国！他对所有的行动都能预先知道：‘下一步他们将要攻打……他们会这样行动……’他的每一个预言都将成为现实，这不可否认使他更加倍感自豪。

“可是不幸的是，纵使 we 攻城掠地，战无不胜，都无于事无补。这个老人简直是太急功近利了！每天到他家的时候，我总可以听到又一个新的战果：

……医生，我们已经占领了美因兹。’小姑娘伤心地笑着跑出来迎接我。

“这时我就听见一个高兴的声音隔着门传过来：“‘太棒了！太棒了！……再过八天，法军就要进攻柏林了。’”

“戏剧性的却是，此时，普鲁士人离巴黎也就只有八天的路程……起先，我们想把他送到外省去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但是，一旦出去了，他就会立刻知晓法国的所有情况，我认为他目前还太虚弱，上一次的打击给他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所以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战役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还是决定让他继续留在巴黎。

“我还清楚地记得，巴黎被围的第一天，我去他家帮他治疗。那时巴黎的所有城门都被关闭了，敌人早已经兵临城下，郊区成了我们的边界，这一切无不令我们大家感到焦虑不安。可是我却瞧见老人坐在床上，既兴奋无比，又骄傲自豪。

“‘你瞧，’他对我说道，‘攻城终于开始了！’”

“我惊讶地望向他：

‘怎么，上校，您都知道了？……’”

“他的孙女转过身朝向我，说：

‘对呀，医生……这可是一条十分了不起的消息呢……围攻柏林开始了。’”

“她一边说，一边做着手里的针线活，神态是如此的从容、如此的平静……

“他怎可能会产生疑惑呢？轰轰烈烈的炮声，他是听不见的；阴森可怖、动荡不安的不幸巴黎，他也是看不见的。从床上他所能看见的，只是凯旋门的一个侧面罢了；他的卧室内，几乎全都是第一帝国时期的旧物，元帅的肖像画、一些描绘有战斗场面的版画、身着婴儿长袍的罗马王；还有一张张靠墙放着的并且有铜镂战利品饰的大条桌，桌上陈列

着帝国时期的纪念品；还有一些勋章、青铜器；还有一块圣赫勒那岛上的石头，用玻璃罩精心罩着；一个女子的油画，她头发微微卷起，眼睛清澈明亮，上身穿穿着灯笼袖的舞会盛装，下身穿着黄色裙子。

所有的这一切——元帅、罗马王、条桌和身着高腰黄裙、腰带高束的女子，同1806年被指为是时尚优雅的耸肩缩颈的呆板服饰……英勇无敌的上校呀！这胜利和征服的气氛，似乎比我们的话更具有力量，更让他这样天真地相信了柏林被围攻的谎言。

“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军事行动就变得简单多了。攻克柏林仅仅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有的时候，在老人感到孤独无聊之际，我们就会给他读一封儿子的来信，这信无可非议是编造出来的，因为现在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进入巴黎；再说了，麦克马洪的副官——也就是老人的儿子，在色当战役结束后不久，就被押送到德国的一座要塞。您可以想象一下，可怜的女孩在失去父亲的音讯后，会是多么的伤心绝望；她知道父亲被俘虏了，就如同失去了一切，也许还在生病中，可是不得不让他在这欢庆的信中说话。信一般都很短，但同那些驰骋战场、乘胜追击的战士所写的短信是一样。有的时候，她再也不想写信了，老人便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儿子的消息。他就变得焦急起来，夜晚也不能好好睡觉。每当这时，从德国就会很快有一封信寄过来，她就会立刻去老人的床边，强忍着眼眶中的泪水，装作兴高采烈地样子把信念给他听。

“上校每次听得都很认真，总是会会心地微笑，有时他会表示赞同，有时 would 发表一下批评，对信上一些含糊的内容，还总向我们解释一番。在给儿子写回信的时候，他显得尤为高尚。‘永远都不可以忘记你是一个法国人，’他总是这样教育儿子，‘对那些可怜的人们你要宽容的心来包容，不要让他们因为我们的占领而感到内心沉重……’接下去还是上校没完没了的嘱咐和令人敬畏的唠叨，什么要尊重财产啦，对待妇女要有礼貌啦，无疑这就是一部真真正正供征服者用的军人荣耀法典。在信中也包含有他对目前政治笼统的一些看法，还有强加在战败者头上的‘和平条件’。可以说，在这个方面，他显得一点都不苛刻。

“‘只要有战争赔偿就行了，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要……割占他们几个省又有什么作用？……难道我们就可以把德国变成法国吗？……’

“他口授的信件语气十分坚定，从他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是如此真挚、如此爱国，因此在听他讲话的时候，您都会完全被他所打动。

“那时候，围攻一直不断在进展着，只可惜被围困的不是柏林！……在那段日子里，天气十分之严寒，炮弹声隆隆作响，疾病到处

流行，饥饿肆虐着整个城市。不过，在我们的精心照故和不懈努力下，在我们对他不知倦怠、日复一日的体贴关怀下，老人宁静悠然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打扰。从头至尾，我们都是给他吃上等的白面包和新鲜的肉。而这些食物也只够他一个人食用。您简直无法想象会有什么比这位祖父吃饭的情景更加令人动容的了：可怜而自私的老人就坐在床头，容光焕发，面带笑容，用餐巾围在下巴底下；他的孙女因为缺乏食物营养，脸色显得有些苍白，女孩在他身旁，握着他的双手，轻轻地告诉他喝汤，请他食用所有这些在那个时候别人都吃不到的东西。吃完饭后，他显得异常活跃。屋里暖洋洋的非常舒适，窗外寒风凛凛，雪花飞舞，这些景象让这位老重骑兵想到以前在北方参加过的那些战争，他又说起已经讲了不知多少次的俄罗斯大撤退给我们听，那是一次艰难的大撤退，士兵们的粮食只有冻得坚硬的饼干和马肉！

‘孩子，你懂吗？我们只能吃冻得坚硬马肉！’

“我相信她懂。这两个月以来，她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吃过！……然而，当老人的身体逐渐恢复，我们骗他的难度也就越来越艰巨了。他那瘫痪的四肢和麻痹的感觉器官佩戴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但是现在它们却逐渐在恢复。有那么几次，可怕的大炮齐射声从马约门传来，这使得他很是吃惊地跳了起来，如同猎犬一样竖起了灵敏的耳朵；我们两人只能欺骗他道巴赞元帅在柏林城下又取得了新的大捷，人们正在残老军人院里鸣炮祝贺。

“终于有一天，我们将他的床挪到窗前——我记得那是个周四，同时就是打响布森瓦尔战役的那个日子！——他很是清楚地看到有不少国民自卫队的士兵在格兰特大街上集结。

“‘这些军队是怎么回事？’老人很生气地问道。”

“剩下得我们就只听见他从牙缝里低声挤出几句抱怨的话：‘真是军容不整！军容不整！’

“那时他还没有想到别的方面去；可是我们却是明白的，从这以后，必须更加地谨慎小心。可我们还是大意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刚到他家门口，姑娘就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

‘他们明天就要进城了，这该怎么办呢。’她慌忙对我说。

“爷爷卧室的门是打开着的吗？直到后来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才记起那天晚上他的表情很是特别。很可能是他听见了我们在门外的交谈。不过不同的是我们说的是普鲁士人，而他却自以为是法国军队的归来，是那个让他等待了很长时间的凯旋的入城仪式：在鲜花的簇拥

下、在嘹亮的军乐中麦克马洪元帅沿街而行，他的儿子光荣的伴随在元帅的左右，而他这个老人呢，则是身着军礼服，站在高高的阳台上，如同在吕岑时那样，向满是弹孔的军旗和被弹药熏黑的鹰徽敬上崇敬的军礼……

“可怜的老儒弗！他一定认为我们不让他观看法国军队的进城仪式，是因为担心他情绪过于激动而影响病情。所以，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可是，第二天，就当普鲁士军队畏畏缩缩地走在从马约门通往杜伊勒利宫的长街上时，老人房间的窗户被轻轻打开了，上校出现在阳台上，头上戴着头盔，身上佩着军刀，穿着在米罗手下当重骑兵时的一身旧军服。

“直至今日我还是很纳闷，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志力、什么样突然爆发出来的生命力，支撑着他使他就这样一下子站了起来，并且穿戴得是如此整齐干净。不过毋庸置疑地是，他确实确实是站在那里，站在栏杆后面，惊讶地发现这条大街这么会是如此空旷，却又这么的死寂；房屋的百叶窗紧紧关着，整个巴黎显得阴森森的，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检疫所；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奇异的白底红十字旗，士兵的两侧居然也没有欢迎的人群队伍。

“有那么一瞬间，他还是以为自己眼睛看错了……

“可事实上他并没有看错！在凯旋门的后面，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沙沙的脚步声，有一条黑线正在曙光中向前移动着……然后，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尖顶开始闪耀光芒，小耶拿起鼓开始敲响，在凯旋门下的星形广场，伴随着士兵沉重而整齐的脚步声和军刀的撞击声，奏响起了舒伯特的《胜利进行曲》！……

“就在这时，广场死一般的寂静中，传来一声愤怒的吼叫，一声可怕的叫喊：‘赶快拿起武器！……赶快拿起武器！……普鲁士人来了。’走在先头部队最前面的四名普鲁士枪骑兵，便瞧见楼房上面的阳台上，一个身材魁梧的老人舞动着两条胳膊，身子一摇一晃，随后便直挺挺地倒下去了。而这一次，儒弗上校是真的离开了人世。”

一局台球

士兵们接连战斗了两天，并且背着沉重的背包在瓢泼大雨中度过了整个晚上，现在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可是，紧接着还让他们拿着枪站立在大路的水坑里、泥泞不堪的田野里，他们已经苦苦等待了足足三个小时了。疲惫不堪、熬夜，再加上军服被雨水浸透了，都让他们已经支持不住了，所以他们只能挤成一团，相互倚靠着以求获得温暖。有的士兵甚至还靠在旁人的背包上，站立着就睡着了；疲劳、饥饿和寒冷，显而易见的可以从他们酣睡中松弛、舒展的脸上一目了然的瞧见。到处都是雨水和泥浆，没有炉火，没有热汤，天空既低沉又黑暗，好像四周到处都埋伏着敌人。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凄凉……

他们在这儿干什么呢？究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炮的炮口正对着不远处的树林，看上去好像在守候着什么。埋伏着的机枪死死地瞄准了远方的地平线。一切好像都已准备妥当，只等着接受命令后发起进攻。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迟迟不动呢？他们这是在等待什么呢？

原来他们是在等上级下达的命令，而这个时候命令还没有从司令部发出来。

然而司令部离这儿并不是很远。它就设在一座路易十三时期的漂亮、古老城堡里。城堡被半山腰的树丛所掩映着，鲜红色的砖墙经过雨水的洗礼，显得异常闪亮。这无疑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王公豪邸，百分之一百足以悬挂一位法国元帅的旗帜。公路和草坪被一条宽沟和一道石栏杆给截然分开；宽沟和石栏杆的后面，是连成一片的嫩绿草坪，一直伸展到城堡门前的石头台阶，草坪周围摆满了盛开的鲜艳盆花。

而在城堡背面的一侧，明亮柔和的阳光透过千金榆的树荫散落在林荫小道上，池塘如同一面平放着的镜子，几只雪白的天鹅在里面浮游嬉戏，一个巨大的宝塔形鸟笼顶底下，孔雀正在开屏，锦鸡扑腾、拍打着自己的翅膀，绿叶丛中传出它们阵阵刺耳的尖叫。虽然城堡的主人很